

二十世纪基金会赞助出版

伊丽莎白·庞德著

冲破柏林牆

——德国统一之路



二十世纪基金会赞助出版

冲破柏林墙

——德国统一之路

伊丽莎白·庞德 著

布鲁金斯学会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驻华大使馆授权翻译印制

谨以此书献给

多里斯和罗伯特·皮尔

布鲁金斯学会简介

布鲁金斯学会是从事重大国内和外交问题的研究、教育和出版工作的非营利性私营机构，其首要宗旨是为当前出现的外交问题施以知识性影响。该机构成立于1927年12月8日。它由成立于1916年的政府研究会、成立于1922年的经济学会和成立于1924年的罗伯特·布鲁金斯经济学研究生院合并而成。

布鲁金斯学会在公众政策问题上保持中立立场。布鲁金斯刊物中的解释或结论只应被理解为仅仅代表作者本人。

1993年版 二十世纪基金会公司
版权所有
统一书号 0-8157-7154-1

二十世纪基金会是对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作出及时分析的机构。该机构是一个超党派的非营利性组织，创立于1919年，爱德华·法林(Edward A. Filene.)为捐赠人。

二十世纪基金会理事会成员

- | | |
|-----------------------------|---|
| 莫利斯·艾布拉姆(荣誉理事) | 詹姆斯·利奇 |
| Morris B. Abram, Emeritus | James A. Leach |
| 勃兰特·艾尔斯 | 理查德·莱昂(当然理事) |
| H. Brandt Ayers | Richard C. Leone, ex officio |
| 彼得·伯利 | 迈克尔·皮特菲尔德 |
| Peter A. A. Berle | P. Michael Pitfield |
| 乔斯·卡布兰斯 | 唐·普赖斯(荣誉理事) |
| José A. Cabranes | Don K. Price, Emeritus |
| 约瑟夫·加利法诺 | 理查德·拉维奇 |
| Joseph A. Califano, Jr. | Richard Ravitch |
| 亚历山大·摩根·卡普伦 | 阿瑟·施莱辛格(荣誉理事) |
| Alexander Morgan Capron |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Emeritus |
| 霍丁·卡特 | 哈维·斯龙 |
| Hodding Carter III | Harvey I. Sloane, M. D. |
| 爱德华·大卫 | 西奥多·索伦森 |
| Edward E. David, Jr. | Theodore C. Sorensen |
| 布鲁斯特·丹尼(理事长) | 詹姆斯·托宾(荣誉理事) |
| Brewster C. Denny, Chairman | James Tobin, Emeritus |

查尔斯·汉密尔顿

Charles V. Hamilton

奥古斯特·赫克谢尔(荣誉理事)

August Heckscher, Emeritus

马蒂纳·霍纳

Matina S. Horner

刘易斯·卡登

Lewis B. Kaden

戴维·特鲁曼(荣誉理事)

David B. Truman, Emeritus

谢利·威廉斯

Shirley Williams

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

William Julius Wilson

理查德·莱昂(主席)

Richard C. Leone, President

前言

在过去的5年里，美国外交政策研究界的预见性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只有少数学者——实际上没有任何重要的在职官员——预测到苏联的共产主义有可能从世界舞台上迅速消失。按照美国的利益来看，还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我们的政府，把伊拉克相当具体地看成是对伊朗在中东势力的抗衡力量，认为这种力量虽然别扭但却有用。即使有人预见到美国会在索马里部署军队，但他们对其前景也讳莫如深。而

且，尽管巴尔干地区的种族冲突并非新鲜事，但对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之间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应采取何种外交方案却很少有考虑。

因此，我们大家都特别感谢那些一直愿意对这些事件亮明观点和作出最迅速反应的记者、学术界人士和国际问题专家。他们这么做当然是冒风险的，这就是事件发展特别快，等不到他们临时作的结论见诸报端，这些结论就有可能已经过时。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或许还没有出现过新的见解对国家安全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形成起到更重要作用的情况。

差不多三年前，伊丽莎白·庞德就已开始为二十世纪基金会撰写这本书。她认为自己目睹了欧洲政治版图的重划。这一事件出人意外，而且发展迅猛。在这些令人震撼的巨变面前，大多数作者都会感到无从下手，不知如何动笔。然而，庞德却很乐意接受我们的请求，写出了有关两德统一问题——既有报道又有分析——的论文。现在以本书形式出版的这一新记载与1991年发表的具有开拓意义的《柏林墙倒塌之后》一样，可能成为世界事务中这一引人注目的阶段的一部分关键性历史资料。特别是从美国外交政策角度来说，我们正看到一连串有意义的作品问世，都在寻求对冷战后的世界的了解，都在试图画出线路图。这本书实际上代表了此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起步。

庞德是常驻德国记者。她习惯于将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与她的上一部著作一样，她在本书中也很大胆。她承认以后别人写的文章有可能会提出不同看法。在关于欧洲变革意义的这一重要辩论中，她的努力仍然是有价值的。

本基金会准备在今后几年内出版另外几本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书，其中包括乔纳森·迪安研究欧洲在冷战后如何寻求和平和安全的著作；罗伯特·阿尔特关于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分析；约瑟夫·奈评介美国在建立世界新秩序方面的兴趣以及亨利·瑞

对未未美国外交政策的探索。

外交事务世界肯定尚未“正常”化。对于决策者来说，也无疑有捉摸不定的时刻，几乎会勾起他们对苏联帝国崩溃前存在的有关国民利益通常理解的怀旧情绪——这里说的是几乎，当然不是十分。因为只有傻瓜才宁可不要当今最严重的威胁，而要往日的带有“世界末日”特色的西方与苏联集团之间的核对抗。当今的任务是为我们关于现时和可预见的未来的讨论提供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

庞德论文的前言写道：“我们现在处于90年代初，有点像旅行者来到一个突然间冰封的湖，既感到欢欣又对自己的前景没有把握。前进的道路似乎清晰易行，但我们却迟疑不决，因为谁又能够判断这光亮的新冰面是否坚实得足以支持一种新的方向。”1993年的时候，已经相当清楚，由“新世界”构成的风险各种各样，十分严重，足以遏制任何的盲目乐观。我们需要许多思想家的帮助，还需要许多的辩论以寻求最佳方向。

因此，我要代表本基金会理事会，感谢伊丽莎白·庞德女士乐于对近期的事件不断作出评估，并乐于在这些事件对90年代的美国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方面不断说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二十世纪基金会主席

理查德·莱昂

1993年3月

作者序

每一位作者都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为什么写这本书；二、为什么现在写。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简单回答是：因为我在场，目睹了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德国革命；因为我记述的是半个世纪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我禁不住拿起笔来，从历史事件的中心地带，记载了冷战的喧闹结局。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因为对如此规模巨大和纷乱的事件应趁记忆犹新的时候写出历史的第二稿。

关于第二点，首先要引用历史迷和那场变革之年的美国对欧政策关键制定人罗伯特·佐立克的论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写历史会变得容易一些，其唯一的原因是复杂性减少了。”这个观点对于处在极其复杂环境中的记者来说是佳音，而在德国却会引起反感和愤怒。在那里，当代历史倾向于掩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但这段历史在1945年很得体地结束了。按照德国人的本来看法，历史学家们对于20世纪报复1848年流产的革命应该噤若寒蝉，或许到2025年才会打破沉默。

但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在旋风般的纷乱事件过后试着作一评估。正是按1989至1990年德国变革一类革命的性质，把一连串单个的人物推到了台前，再现一段短暂而又激烈的经历之后，将他们重新置于日常的世界之中。一方面，如不将他们的不同凡响的介入当即捕捉住，事后回顾就会减弱和冲淡或者甚至玩弄“花招”。但另一方面，事件的迅猛本身不利于当时理解它的总体发展。在事件结束后马上作出评估可以在这两方面之间作些平衡。

再回到第一个问题上。对于美国人来说，写这本书是有特别的理由的，因为在国外有许多关于在欧洲仍发生着结构性变革的误传。这里所争论的不单单是战争比和平更有新闻价值，也不仅仅是在戈尔巴乔夫同意按西方的条件统一德国的两周之后伊拉克征服科威特这一事件将有关德国的进一步消息挤出了美国报刊的头版。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局势发展太快，以至于到今天除在柏林墙头跳舞之外，其他的事件全都淡忘模糊了。

问题是深层次的，比这些都深得多。奇妙的是，每一位有政治头脑的美国人都认为自己了解德国。可是，他们多年来只是把德国当成一个乏味的、遥远的国度，对它的关注程度表现为时而满不在乎，时而恼怒不满。只有当新纳粹分子扔汽油弹，或者和平运动的激进分子挥舞美国总统的漫画像时，美国人才真正留意德国。英国人对英国人甚至对法国人的内在领悟力比对德国人的要强得多。

而且美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许在此将一些基本事实和动向作一描述，能产生现实的效果，阻止一些至今尚存的不着边际的想法。

当然，美国公众对德国缺少关注或许在1989至1990年间无意中导致了华盛顿在真空中实施对德政策。美国在柏林墙打开之前就支持统一——在冲破柏林墙之后更是支持德国的迅速统一，而且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这种支持是多么生机勃勃。华盛顿无情地对英国和法国施加压力，以便使西方对德国统一给予充分的支持。按德国前外长根舍的话来说，美国与联邦德国协调得“天衣无缝”，对苏联人好言相劝，哄着他们认识到默许两德统一并让德国留在北约集团内，这是最符合苏联的利益。

尔后，在一个关键的时刻，美国的决策者摒弃了对德国人残存的疑虑，对德国的民主给予了信任。此举在波恩和柏林为美国赢得了无与伦比的友善之意。德国的官员们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国内问题上，而对国际问题接触不多。若向他们问及美国所发挥的作用，他们至今仍会马上回答：“妙极了！太棒了！”

可是，当其他德国官员——那些由于工作需要不断往来于大西洋西岸的人——向美国听众发表谈话时，当他们在谈话一开始就向美国人致以衷心感谢时，得到的反响却是礼貌的困惑不解。

看来，美国的对德政策不仅是在与一般群众，而且对通常的显贵人物也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加以实施的。并不因为这些政策属于机密，而是因为它们不太显眼，不引人注目。除个别决策者外，甚至连布什政府本身也从未认识到它的政策实际上有多棒。

这也不是一个感激一时的问题。从1989年秋至1990年秋的12个月内，德美在密切合作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利益的认可。这种共识仍继续存在。波恩仍然需要美国的份量及其世界观与那些更偏狭的欧洲伙伴（这些伙伴当然也需要美国来与德国抗衡）保持平衡。至于美国，它也需要德国——正如它需要日本那样——未帮

助它将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从经济衰退中摆脱出来。

从政治上讲，有足够的理由写这本书。而且也有另一层，即道义上的原因。这就是有一种回过头来将1989至1990年期间所发生的惊人事件重新解释为不可避免的倾向。开始出现一种社会学上的存在论。但这一观点忘记了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不得不反复作出令人头晕目眩的决断，而且必须在瞬间作出。1989年10月9日莱比锡的1万示威者，或许还有8千人的保安部队在即刻作出的不使用暴力的决定远不是命运早已注定的。对于示威者而言需要文明的勇气在当晚走上街头并维护非暴力的纪律。他们当中真有不少人害怕自己有可能遭到枪杀。

这种文明的勇气——德国历史上罕见的品质——至今已几乎被忘却了，不过还是应该将它记住的。并非苏联给东德带来了解放（尽管在许多美国人中有一种模糊的想法，认为事情肯定如此），而是东德人自己抓住了戈尔巴乔夫提供给他们的机遇。撰写本书的宗旨之一是要赞扬那些莱比锡的车工、理发师和教员们。他们猛然间对把他们当幼儿似地指手划脚、发号施令的监护做法厌烦了，于是站起来造反。

然而，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是，德国无论在东欧还是西欧都起到了中枢的作用。让·莫奈关于统一的（西部）欧洲的理想将出现何种结局，波恩和柏林比起其他首都来都会起到更大的决定性作用。而且与其他首都相比，波恩和柏林将更加能够缓解接纳东欧重返欧洲过程中的困难。

对上述两方面具有历史意义的介入，美国都应当加以欢迎，因为这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或许并没有告别美国世纪，但我们肯定是再次进入了一个欧洲世纪。一个真正跨越大西洋的共同体业已存在。这个共同体大家庭中的美国公民有义务了解他们东边的同胞们，尤其是最生气勃勃的德国同胞们在干什么。

写这本书的最后一条理由更具有个人的色彩。1968年布拉格

之春以及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期间我住在捷克。希望通过本书记录下布拉格之春最终并没有失败。

伊丽莎白·鹿德

鸣谢

感谢罗伯特·杰拉尔德·利文斯顿激励我写下这本书，感谢二十世纪基金会为本书提供资金并耐心地等待我完稿，感谢我采访过的1989至1992年期间事件的涉及人物，感谢柏林工人运动历史研究所允许我接触到党中央的档案，感谢莱比锡《新论坛》同意我引用《民主现稍纵即逝》中的采访报道，感谢唐纳德·班德勒、杰弗里·鲍特韦尔、弗兰克·埃尔伯、哈特马特·贾克尔、沃尔夫冈·席勒、伊丽莎白·

温德、菲利普·泽利考以及美国现代德国研究所在华盛顿举办的研讨会与会者们对本书的各个部分和各种版本的评论。尤其感谢凯瑟琳·凯莱赫和戴维·舍恩鲍姆在我写作本书过程中所给予的技术方面的大力帮助和个人友谊。

倘若在我坚持引用的历史类比中有什么疑问的话，这些都不是上述读者的过错。

还要感谢艾丽斯·多塞特为我埋头整理文稿，感谢布鲁金斯学会的南希·戴维森组织了该学会对本书的出版。

本书的一部分在我早先的题为《柏林墙倒塌之后：美国对德政策》(1990年由二十世纪基金会出版)的论文中已出现过。论文的摘录曾刊载在《外交事务》第71卷(1992年春季刊)第114—130页的《新欧洲中的德国》一文中。

伊丽莎白·庞德

目 录

前 言	1
作者序	4
鸣 谢	9
第一章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1
第二章 西方序幕	17
第三章 东方序幕	26
第四章 核恐惧与解除忧虑	43
第五章 此时的欧洲	72
第六章 此时的东欧	88
第七章 令人惊异之年	109
第八章 十月革命——德累斯顿和柏林	127